

梁紹文著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南洋旅行漫記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八月初版

119 南洋旅行漫記

平一冊基價二・八〇元

版權

著作者 梁紹文

發行人 高本釗

印刷及
發行所 新文豐出版公司



所有

台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臺北郵政三六四三信箱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郵政劃撥：一〇〇四四二號
電話：三〇六〇七五七・三〇八八六二四

梁紹文著

南洋旅行漫記

新文豐出版公司發行

140
P61
182

南洋旅行漫記上卷目錄

一、海上生活的第一次.....	一
二、郵船上的兩個印度人.....	五
三、機警可愛的孫領事與靈捷的水上叫花子.....	九
四、星州旅店中的臭虫.....	一四
五、五風十雨的星架坡.....	一六
六、氣候是隨着交通變化的嗎？.....	一九
七、我所見的華僑總商會.....	二一
八、華僑的大腹賈與小苦力.....	二三
九、華僑社會之一斑.....	二九
十、提倡學校後之華僑.....	三一
十一、殖民政府對華僑辦學的妒視.....	三三
十二、紀英人摧殘華僑教育始末（其一）.....	三四
十三、其二.....	三六

十四、其三.....	三八
十五、華民政務司與漢奸.....	四〇
十六、世界上最懶惰的民族.....	四三
十七、領事署與書報社.....	四五
十八、不輕易同化於異族的特性.....	四八
十九、二十年前之維新人物.....	四九
二十、南洋之女豪傑.....	五二
二十一、馬來嬌與黃阿祿.....	五六
二十二、日人南進之成功.....	五八
二十三、創造與守成.....	六〇
二十四、海峽遇險記.....	六二
二十五、海外的長江.....	六四
二十六、檳榔嶼的猴子.....	六六
二十七、張弼士的偶像.....	六九
二十八、誰是當今的皇上？.....	七〇

二十九、檳榔嶼的極樂寺·····	七二
三十、檳島華僑的奇風異俗·····	七四
三十一、南洋華僑的小孟嘗·····	七六
三十二、海浴中之鱷魚·····	七八
三十三、鱷魚崇拜與猴子捉鱷魚·····	八〇
三十四、遊檳島所得的印象·····	八一
三十五、旅行蘇門答臘的麻煩·····	八四
三十六、幾爲海外一個囚徒·····	八五
三十七、一禮拜的遊歷期限·····	八八
三十八、熱帶地方多老人·····	九〇
三十九、漂亮的棉蘭張領事·····	九二
四十、雄視一方的張瑪腰·····	九三
四十一、夢幻泡影的資本案·····	九五
四十二、亞齊人之壯烈·····	九七
四十三、脈絡貫通的華僑教育會·····	九八

四十四、棉蘭市·····	一〇〇
四十五、什麼叫做「賣猪仔」？·····	一〇二
四十六、賣猪仔的黑幕·····	一〇三
四十七、活入阿鼻地獄的猪仔·····	一〇五
四十八、終身無期徒刑的猪仔·····	一〇九
四十九、中國人的生命值不上半角洋錢！·····	一一一
五十、偉大的烟田·····	一一二
五十一、馬來半島之游蹤·····	一一四
五十二、記怡保之遊·····	一一六
五十三、怡保錫鑛之一瞥·····	一一八
五十四、轟烈的溫生財冷酷的哇哇仔·····	一二九
五十五、吉隆坡與葉來·····	一二一
五十六、吉隆坡華僑之惡魔·····	一二三
五十七、陸祐發財的由來·····	一二五
五十八、謝怡盛的繁華夢·····	一二九

五十九、吉隆坡黑風洞的神話·····	一三一
六十、威震南洋的中國強盜·····	一三二
六十一、報紙的威權與女學風潮一瞥·····	一三四
六十二、吉隆坡市·····	一三六
六十三、芙蓉遊蹤·····	一三七
六十四、赴馬六甲途中的煩·····	一三八
六十五、到馬六甲頭一天的見聞·····	一四〇
六十六、寄迹存懷林·····	一四二
六十七、馬六甲的雲南瘋漢·····	一四三
六十八、馬來化的中國人·····	一四五
六十九、辛苦了曾江水·····	一四九
七十、郭新·····	一五〇
七十一、短小精悍的劉韻琴·····	一五二
七十二、馬六甲的歷史及其政治地理·····	一五三
七十三、紀麻坡之遊·····	一五五

七十四、馬六甲海峽之風險·····	一五七
七十五、未赴爪哇前的預備·····	一五八
七十六、爪哇登岸的留難·····	一六〇
七十七、海外二次拘留記·····	一六二
七十八、萬里尋親冤沉海底·····	一六五
七十九、李翻譯離人骨肉·····	一六七
八十、害人終害己的李石生·····	一六九
八十一、可怕の木屋·····	一七一
八十二、巴達維亞紅河的慘史·····	一七四
八十三、第一次看不見中國人力車夫的地方·····	一七六
八十四、爪哇之奇熱·····	一七八
八十五、醇厚的華僑·····	一八〇
八十六、馬來戲的價值在那裏·····	一八二
八十七、荷蘭人亦有畏懼中國人的時候麼？·····	一八四
八十八、日本人的豪強與荷蘭人的懾服·····	一八六

八十九、巴城的生活·····	一八八
九十、好貴的出席費啊·····	一九〇
九十一、古靈精怪的博物院·····	一九二
九十二、全球植物的大總匯處·····	一九三
九十三、三寶井與噴火山·····	一九六
九十四、大植物園的略歷·····	一九九
九十五、荷蘭人的水利·····	二〇一
九十六、荷蘭人對於華僑教育採取的手段·····	二〇三
九十七、世界上最富錢的中國人·····	二〇四
九十八、大閩人的脾氣·····	二〇六
九十九、立志不嫁中國人的女子·····	二〇八
一百、梵爾賽宮前的鰥夫寡婦·····	二〇九
一〇一、苦惱的富豪·····	二一一
一〇二、黃仲涵妙法逃苛稅·····	二一二
一〇三、一華僑果有歸國的機會麼？·····	二一五

一〇四、副領事的臉與學習領事的嘴·····	二一七
一〇五、泗水與三寶瓏·····	二一九
一〇六、亡國後的梭羅·····	二二二
一〇七、最有價值的兩所古廟·····	二二三
一〇八、最有價位的荒蹟古寺·····	二二三
一〇九、不可思議的神話·····	二三五
一一〇、爪哇偉大的偉壞·····	二三七
一一一、日惹之今昔·····	二四一
一二二、鶴立雞羣的高隆·····	二四四
一二三、華僑與五大產業·····	二四六
一二四、荷蘭在南洋的霸權·····	二四九
一二五、荷屬波羅洲與馬嘉沙·····	二五一
一二六、遊歷爪哇的一個設計·····	二五三
一二七、乘船離埠的麻煩·····	二五五
一二八、離開爪哇的頭一日·····	五七

一一九、爪哇海上巧妙的鴉片烟槍·····	二五八
一二〇、航行中的伴侶·····	二六〇
一二一、半途陸登的一幕·····	二六一
一二二、不幸之棋盤·····	二六三
一二三、「說錯了」·····	二六五
一二四、迷離愉悅的祝壽·····	二六七
一二五、布滿了街頭巷尾的天醺·····	二六九
一二六、出帆緬甸首途記·····	二七〇
一二七、沒有父母的兩個小寶貝·····	二七二
一二八、中國人的舒服主義·····	二七三
一二九、驕縱的生活·····	二七五
一三〇、什麼東西殺了這個小孩·····	二七六
一三一、這兩母子死得太悽慘了！·····	二七八
一三二、幾個可憐的遊魂·····	二八〇
一三三、金光奪目的瑞光大塔·····	二八一

南洋旅行漫記

1. 海上生活的第一次

中國人到南洋去的止有兩條路：一是從上海直放；一是從香港趁船。大概北方和中部的人喜歡從上海動身。南方閩粵的人都跑到香港放洋。但是從上海動身的止有郵船可搭，船費很貴，而船身很重，最少也有五千噸以上，不慣出門而怕暈船的人搭牠是很好的。香港船艘比較的多些（差不多天天都有去南洋的船期。）有大，有小，任人揀擇。船費亦便宜得多，但是船身很小，常常止有二千噸左右。（自然大的郵船也有。）倘有風浪，顛播極大。這種船，多半是出惜門的老行江和到南洋發財去的華工搭的。我是由漢口起程的，所以來到上海搭郵船直放。

我動身的時候，是一九二〇年的春天。我所搭的郵船，名叫『甘馬』(G. M. Comar)，係屬於大英公司的。那時船價比現在要便宜些——因為金價很便宜；我買的是二等艙位，價單是拾四磅英金，照那時候算中國現洋，還不到六十塊洋錢。在上海起旋的時候，中國搭客連我不過三人（後來到了香港增加一個。）其餘都是英國人——因為這是他們回家 Homeward 的船，所以格外人多。開行不到兩天，就到了香港。

船上吃的都是西點西餐，早晨六點鐘就有人送一杯咖啡茶，一碟餅乾上加兩只香蕉，這些東西都要在未起身之前食的。我們不知所以，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未起牀就送這些茶點進來，莫非是要催我們起身的意思麼？

同房的兩個中國人也莫名其妙，大家呆頭呆腦的連忙就起身去洗面漱口，然後去飲那放冷了的咖啡茶。過了兩天，偶然聽見對房的一個外國搭客，他是睡在牀上未起身的時候將那些點心和茶都吃了，打了兩陣呵欠，慢慢的總起來，先向浴房內洗身，其次方回睡房裏洗面漱口，然後才正式穿上衣服的。我們無意中得着這個消息，才知道我們前兩天實在是老鄉。

但是我們還不明白為什麼未起身就要先飲咖啡吃餅乾？這樣的吃法固然是違反我們中國人的習慣，就是他們西洋人也有甚麼益處？我們將這樣的意見橫梗在胸中好些時。一日在太陽西落，晚霞映照着頓生萬丈毫光的甲板上，站定一個外國人，和我在那裏賞玩五色祥雲映水互盪的晚景。我和他讚美了兩句天然景色的話，接着我就問他早上未起身前飲茶食餅的原故。他說：『這是英國人一種習慣，因為晚上睡着之後，一個人元氣常保留在口中，未起身之先將茶嚥下是將元氣送回肚子裏的意思。這也許是英國人的一種特別脾氣，別國人不常常是如此的。』聽了他這段話之後，才將數日來的疑團明白過來。後頭我也聽人說及中國內經亦曾講過：『早晨未漱口以前食東西，足使元氣歸臟。』的話。這層道理我未研究過不知究竟怎樣。

英國郵船吃飯的鐘點：早上八時進晨餐；中午十二時進正餐；下午四時茶點；晚上七時進大餐。早晨吃的有魚一罐，蛋一碟，粥一大碟，總共不過三樣。正餐稍為多兩樣，且亦莊重些。大餐 Dinner 就很嚴肅了：不論人客或是船主，都穿得很講究的衣服——女客尤其特別標緻，凡領帶和鞋都要換過，整餐的時候很久——最少亦半點鐘以上，菜的款式亦多。起初的時候，我飲湯還有一點弄得湯匙響，後來見同桌的人再沒有第二只湯匙發響。

的，我只好暗暗的改過來學他們一樣了。

聚餐的時候，每個座位都有一張名片，各人認定自己的名字去坐就是了。我的座位左邊是一個中國人，右邊是一個英國少婦，對面坐着兩個中國人，恰和他們成一對平行綫。有一次我和對面的中國人談話的聲音浪高一些，被那個坐着右邊的英國少婦望了我幾回，那時我纔覺得講話大聲亦是不合的。

同船的三個中國人，一位姓林的，是星架坡愛國公司的採辦先生。一位姓郭的，是馬六甲一個瓊州幫的富商——聞他的家當總有千萬以上，但是外面看他不過一個鄉裏人樣子。還有一個姓陳的，是湖北武昌中華大學的校長，省議會的議員。三個人只有姓郭的是三十多歲，其餘都是二十來歲的青年朋友。但是三個人都有一種古怪脾氣：姓林的喜歡吃甘蔗，到了香港的時候，他格外買了許多甘蔗下船，拋得滿地都是蔗渣，討厭極了。姓郭的是不喜歡講話的，終日吃了就睡，睡了或者起身望一下海景，總不肯和人好好地談說一會，不知是不是有錢人另外有一副脾氣？那姓陳的却喜歡談話，他自己不懂得英文，但很高興和英國人一塊兒說說笑笑，有什麼要問的，就請一個人代他傳譯。一天晚上，有一個英國人在漢口開鋼琴公司的，正在甲板上乘涼。那位姓陳的和我亦到甲板來散步，見了那位英國人，陳先生就挽着我的手，行到他跟邊問他是從那裏來的，英國人答是從漢口來的，那位陳先生以為大家都是從漢口來的，就喜歡的了不得，連續問他在漢口幾年，會說中國話否，諒必中國情形很熟：關於這一類的話，問了一大遍。這個英國人也很奇，起初問他他還帶幾分笑容來答應，及至問他熟悉中國情形不，他就大不同了。他板着嚴肅可怕的面孔，發出憤恨不平的聲音說：『你們中國的情形不說便能，

說起來實在可恨。我在漢口十多年，請以漢口來講，我見中國的官，沒有一個不中飽的。即以前任的江漢關監督丁士源來講，他在漢口中飽得來的錢，至少有一百萬以上；那些什麼漢口商場督辦，簡直和人身的虱一樣。一件事沒有做出來，整日只曉得吸百姓的膏血，更有那班最無恥的就是省議會的議員，他們的行為實在和妓女差不多……」講到這裏，那位陳先生不要聽了，挽着我就要走開。這個英國人還不懂得是什麼意思，呆呆地一直望着我們下甲板。

有一天早上，就聽見有泅水的聲音，男女雜沓，像是極高興的樣子。我連忙起身出來瞧，見中板上已經變成了一個四方的洗身池——約有四尺深，二丈橫闊，用極厚的帆布圍在板砌的木架上，然後放海水進去的。許多人在那裏遊水了。坐了兩日很靜寂的船，忽然換了這種新環境，所以圍動了許多男男女女的搭客，都想來試試這種新式的海水浴。自然我也躍躍欲動，禁不住要去嘗試嘗試。但我沒有帶游泳衣，便只得穿了一條短褲和一件中國的短襯衫就算了。我本來鄉居的時候已經曉得游水，此時也正好拿我的老本事出來。誰知泅了一會，池上的人大笑不止，很像個個都望着我來笑的樣子。我很覺得奇怪，但我不理他們，還是大賣氣力來泅我的水。我越賣氣力，池上的人越發好笑，我心裏想，未必他們笑我一個中國人，難在許多美國人當中，就拿這樣開玩笑麼？既然如此，我索性走出來，那麼他們就沒有目的物可笑了。於是面紅紅的急忙走出池子，跑回房間，換過了衫才出來。那個素不喜歡講話的郭先生，笑着臉問我曉得剛才池上發笑的緣故麼？我答一聲不曉得。他就一五一十的告訴我原來我的中國鄉下的泅水法，姿勢極其不好看，所以池上的人見我一聳就一笑，越聳就越笑。後來我

很失悔不應該將鄉下的泗水法帶到外洋去給外國人笑！

2. 郵船上的兩個印度人

開行的第二天早上——大約六點鐘光景——我房門輕輕的移動，開了一半，跑進一個印度人來。我掀起被窺睜開一綫朦朧的睡眠，見這個印度人有五十歲光景，面圓而帶着稀稀疏疎的鬚鬚，穿一件很破的短衣，脚着一雙沒有帶子將破而未破的皮鞋，正低着頭在那裏掃房間地。剛剛掃到我床邊，轉頭見我已經醒了，遂說一句破碎的英國話：(Good morning,) 我亦答他一聲 (Good morning.) 覺他很誠實樣子，絕不是一個榮顯的人，我就問他是那裏的，家中還有什麼人。在這條船執業幾久？他見我不嫌棄他，且很溫和而沒有一點惡氣在內，遂放下掃把，站在面盆箱（郵船內的洗面盆都有機括開闔如箱狀）傍邊。右足斜立，左足灣成個三角形，順手將半捲捲烟從破衣袋內抽出，再摸着洋火。一頭吸烟，一頭回答我的話——看他是想趁着這個機會休息一會的意思。原來他是印度孟買人，已經是五十三歲了，有一個老婆，娶了三年，去年生下一個女。這條船每次從歐洲到遠東，經過孟買的時候，他都可以有機會去瞧一瞧他的妻女。他從三十歲就當船上茶房的職役，直到如今都沒有變動，每月賺二十塊，（印度洋錢）經過了許多辛苦波折，好容易積聚了三幾百塊，纔得將一口家眷娶回來。現在有了一個小娃娃，開消要比前更大，每月賺二十塊錢，除了養活妻兒外，簡直一些動彈不得。他那些話是用斷斷續續的英國話來講，虧我費了一肚子氣力才摸着他說的甚麼。他還待要接續講下去，忽然外面琅琅